

第九章 为什么教会仍然有存在的意义：未决差异的跨代承接场

晶体学 × 临床诊断学 × 生态学

一篇关于“未决差异为何持续召唤教会”的发生学论文

提要

“为什么教会仍然有存在的意义？”表面上像是在为一个古老制度寻找当代理由，实际上是一道动力问题：在教育、心理服务、公益组织、互联网社群、国家福利与人工智能不断分担传统教会功能之后，究竟还有什么力量持续把“教会”召唤出来？如果答案只是“因为人需要社交”“因为人需要道德”“因为社会需要慈善”“因为个体需要精神安慰”，那么这些功能都可以被别的机构替代。真正承重的回答必须指出一种不能被功能替换解释完的发生机制。

本章不是把晶体学、临床诊断学和生态学当作三个漂亮比喻，而是让三门学科在同一个 Why 问题上彼此顶撞。晶体学中的对称破缺与缺陷形成告诉我们：当既有内部秩序与外部约束不能同时满足时，系统会被迫显露出新的相；临床诊断学告诉我们：当症状显露与先验背景不能彼此吻合时，真正的诊断不是给旧标签加重语气，而是改写诊断路径；生态位建构与生态遗产研究则告诉我们：生命并不只是被动适应环境，它的行动还会改造选择环境，并把改变后的条件传给后来者。三条机制分别指向“新显露被逼出”“判断路径被改写”“环境被跨代回写”。

三者碰撞后出现的核心命题是：教会仍有存在意义，不是因为它垄断某项社会功能，而是因为人类生活持续产生一种无法被现成秩序立即吸收的“未决差异”。当旧秩序与新处境冲突，差异首先显露；当显露与既有解释冲突，判断路径必须更新；当新的判断进入共同实践，环境又被改写并遗留给下一代。新的环境继续制造新的未决差异，于是循环重新启动。只要人类仍会遭遇不能马上分类的苦难、陌生者、罪责、使命、技术变迁与代际断裂，社会就需要一种共同体，能够把这些未决差异承接下来，不急于消灭，不停在诊断，而把经过辨认的差异回写成下一代可以生活、悔改、见证和继续辨认的公共环境。本章将这种动力称为“未决差异驱动”，并把教会的不可替代意义界定为“跨代承接未决差异的公共实践”。

1 问题不是“教会还有什么用”，而是“什么仍在逼出教会”

关于教会意义的当代辩护经常落入“功能清单”：教会能提供陪伴、慈善、儿童教育、婚姻辅导、临终关怀、价值教育、社区网络、文化记忆、灵性经验。这些功能当然真实，但它们有一个共同弱点：每一项都存在替代者。专业心理咨询可以比一般牧养更擅长处理心理症状；公益机构可以比地方教会更高效地运作救济项目；在线社群可以低成本提供归属；学校和家庭能够进行价值教育；医疗系统承担临终照护；人工智能甚至可以全天候回应个人的宗教信息需求。若教会存在的意义等于这些功能之和，那么技术进步和制度分工越成熟，教会的必要性就越低。

这正是 Why 问题与 What、How 问题的区别。“教会是什么”可以寻找本体辨别维度；“教会如何健康”可以寻找行动路径；但“为什么教会仍有意义”必须指出一个驱动：什么东西不消失，教会的必要性就不消失？进一步说，这个驱动不能只在教会内部成立，否则会变成循环论证——教会有意义，因为教会相信教会有意义。它必须在更广阔的人类现实中可观察。

本章选择的三门学科并非偶然。晶体学研究秩序如何在约束中显露，并尤其关注相变、对称破缺与缺陷；临床诊断学研究如何把模糊而不完全的显露转化为可行动的判断；生态学中的生态位建构研究生命如何把行动重新写入环境，并形成跨代后果。它们并不讨论教会，却恰好各自锁住一个动力方向。也正因为如此，它们的碰撞有机会越过“把教会比作某物”的一阶跨学科写法。

2 选源体检：为什么不是“生态教会”、不是“晶体身体”、也不是“临床牧养”

1. 生态学必须下钻：广义生态已经被教会论大量吸收

生态学是三门学科中风险最高的一门。近年的生态神学、ecological ecclesiology ,以及“church as ecosystem”“mixed ecology”等表达，已经明确把教会—世界关系、传统与新型教会形态、韧性和多样性放进生态隐喻中。若本章仅仅提出“健康教会像生态系统一样多样、互依、有韧性”，那不是创新，而是迟到。因此本章不采用“生态系统”这一层，而下钻到生态位建构中的“生态遗产”：生命的活动改变环境，改变后的环境又构成后续世代面对的选择压力。这里的关键不是“彼此依赖”，而是“行动怎样改写后来者所处的条件”。

2. 临床诊断学不能退化成“教会要诊断社会疾病”

把社会问题叫“疾病”、把牧者叫“医生”、把教会叫“医院”，在基督教传统和公共修辞中都不新鲜。本章真正取用的是诊断推理的结构：先验概率、症状证据、鉴别诊断、检验阈值、后验更新以及诊断不确定性。诊断的精髓不是“给问题起病名”，而是允许新证据改变先前的解释路径。尤其重要的是：不确定性不是诊断失败的污点，而是高质量诊断必须被显式管理的事实。

3. 晶体学不能退化成“教会像晶体一样整齐”

“晶体”很容易诱发一种危险的宗教想象：整齐、纯净、规则、无瑕、透明。真正的现代晶体学恰恰不断提醒我们，晶体并不等于完美周期结构；缺陷、畴、位错、掺杂、局域无序和对称破缺往往直接决定材料性质。相变时，新秩序也不是从“更整齐”中产生，而可能从旧对称性无法继续维持时被迫选择出来。本章取用的是这种“约束不相容如何逼出新显露”的机制，而不是把教会审美化成水晶宫。

选源结论：三门学科可以保留，但生态学必须下钻到“生态位建构—生态遗产”，临床诊断学锁定“诊断不确定性—贝叶斯更新”，晶体学锁定“对称破缺—相变—缺陷形成”。

3 第一条动力：晶体学——当旧秩序与新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新显露被逼出来

晶体学最值得借出的不是“秩序”，而是“秩序的失效方式”。在一个高度对称的状态中，许多位置或方向原本等价；当温度、压力、外场、耦合强度或局部缺陷改变，原先的对称可能不再稳定。系统经过临界点后，从多个原本等价的可能中选择某个新的有序状态，这就是对称破缺的一般图景。非平衡相变中，如果不同区域来不及彼此协调，局部选择还会不兼容，于是产生畴壁或拓扑缺陷。

这里出现第一个重要的反常识：缺陷并不总是“秩序的反面”。有些缺陷是系统穿越相变时留下的历史记录；有些缺陷改变电子、磁性或机械性质；有些材料的特殊功能甚至离不开缺陷与局域破缺。换句话说，一个系统的真实状态不能只由“理想晶格”来定义，它还要由“它如何穿过约束冲突”来定义。

把这一动力移到人类共同生活中，可以得到一个比“世界不完美所以需要教会”更严格的判断：现实不断制造“现有秩序无法同时满足的约束”。技术发展要求效率，却制造被算法忽略的人；制度要求一致，却遇到具体处境的例外；群体要求边界，却遇到陌生者进入；传统要求连续，却面对新一代的问题结构；个人要求自洽，却遭遇苦难、罪责和死亡。此时出现的“异常”不是可以简单删除的噪音，它可能是旧秩序已经不能容纳新条件的显露。

这正是教会意义的第一重动力：只要现实仍会产生秩序无法吸收的局部异差，就需要一个地方让异差先显露，而不是立刻被系统平整掉。社会中的许多高效率系统天然倾向于把异常归类、隔离、纠正或淘汰；但信仰共同体若忠于其最深传统，就必须容纳悔改者、陌生者、失败者、病者、穷人、异文化者，以及那些暂时无法被既有分类安置的问题。教会首先不是“解决异常”的机器，而是让异常有资格进入共同体视野的场所。

4 第二条动力：临床诊断学——当显露与背景不能吻合，判断路径必须被改写

异常被看见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被理解。临床诊断学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同一个症状可能由多种疾病产生，同一种疾病也可能以多种症状出现。诊断不是从一个现象直接跳到一个结论，而是把病史、体征、患病率、风险因素、检查结果和时间过程不断放进鉴别诊断中更新。贝叶斯逻辑用最简洁的形式表达这一点：先验判断乘以新证据的权重，形成新的后验判断。

这意味着，好的诊断能力不是“医生越自信越好”，而是知道何时必须改变主意。诊断不确定性也不是羞耻，它意味着当前证据不足以支持唯一解释。真正危险的不是有不确定性，而是把不确定性隐藏起来：把工作诊断说成最终诊断，把弱证据说成强证据，把个人熟悉的疾病当成所有症状的解释。

人类共同生活中的很多冲突也有相同结构：一个年轻人离开教会，是信仰冷淡、领导伤害、代际文化差异、家庭压力、神学疑问，还是单纯迁徙？一次奉献下降，是属灵问题、经济压力、信任危机、组织透明度不足，还是人口结构改变？一个社会群体对教会反感，是拒绝真理、拒绝权威，还是他们过去遭遇了真实的宗教伤害？若共同体只允许一种预设解释，那么它会把所有新证据变成旧诊断的“佐证”。

于是教会意义的第二重动力出现：只要人类仍会在有限证据中判断彼此，就需要一个共同体把“可修订的判断”制度化。教会的价值不在于它永远拥有最快的答案，而在于它可以把忏悔、见证、查验、劝戒、聆听、共同辨认和重新接纳组织成一种公共的诊断过程。它承认人可能误判别人，也可能误判自己；因此判断必须能被新证据更新。

这里出现对传统宗教权威的一条反向约束：如果一个教会把“确定性”当成属灵成熟，把“承认不知道”当成软弱，那么它恰好摧毁了自己最应保留的一项社会意义。真正的信仰确定性与对具体事件的诊断确定性不是一回事。对核心信仰的坚持，并不授权人对每一个人的动机、每一个事件的因果、每一个时代的具体处境都声称全知。

5 第三条动力：生态位建构——当生命开始行动，环境本身被改写并遗留给下一代

传统适应论的直觉是：环境先在那里，生物对环境进行适应。生态位建构理论把箭头翻转了一半：生物也通过筑巢、掘洞、改变养分循环、选择栖息地、制造遮阴、改造土壤等活动改变

自己与其他生物面对的环境。若这些改变持续到下一代，它们就形成“生态遗产”——后代继承的不只是基因，也继承被前代活动改变过的选择条件。

这一机制的关键不是“生命与环境互相影响”这么宽泛，而是一个明确的回写：已经形成的生命状态与行动路径，会改变环境；被改变的环境再选择、限制或促进下一轮生命。生命因此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作者。

把这一点放回教会问题，意义立刻从“当代服务”移向“跨代责任”。一间教会今天如何处理权力、钱财、失败者、异议者、儿童、外来者、女性、知识、技术和公共责任，不只影响今天的成员感受，它还在制造下一代进入信仰时所面对的环境。一个孩子继承的不只是教义文本，也继承父母谈论牧者的方式；下一任领袖继承的不只是章程，也继承上一代如何使用权力留下的默认边界；新信徒继承的不只是圣经，也继承共同体如何对待错误与疑问形成的情绪气候。

因此教会意义的第三重动力不是“维持传统”，而是“承担环境作者责任”。任何群体都会留下环境，但教会尤其声称自己的共同生活要成为一种见证。若见证是真实的，那么它就必须接受一个更苛刻的检验：今天的信仰实践正在给明天的人制造怎样的可居住性？它把什么变得更容易，把什么变得更困难？它让诚实悔改更容易，还是让隐藏失败更容易？让弱者说真话更容易，还是让权力免于质疑更容易？

6 三家真正冲突的地方：究竟是谁在驱动谁？

如果只把以上三门学科并排，我们得到的仍然只是三种视角。三门互撞要求更强的一步：让三家对“变化到底从哪里开始”产生互斥主张。晶体学的相变语言倾向于说：内部相互作用与外部约束的不相容，逼出新的显露状态；临床诊断学倾向于说：已经显露的症状与背景先验不相容，逼着判断路径改变；生态位建构则说：已经存在的生命状态与行动路径结合起来，会直接改写环境，从而改变下一轮的选择压力。

把它们压成三条动力式，可以写成：第一条，路径 × 条件不相容 → 显露改变；第二条，显露 × 条件不相容 → 判断路径改变；第三条，显露 × 行动路径结合 → 条件场改变。三条箭头都声称自己抓住了变化的发动处，却不能同时把自己的发动处当成永恒第一因。因为第一条改变出来的新显露会进入第二条；第二条改写后的判断会组织新的行动；新的行动又通过第三条改写环境；新环境再回过头改变第一条的约束条件。

因此，真正的动力不是任何一个单独学科的箭头，而是一个轮次循环：

约束冲突 → 异差显露 → 判断更新 → 行动重组 → 环境回写 → 新约束生成 → 下一轮异差显露。

这条循环第一次把“为什么教会仍然有意义”从功能辩护改写成发生机制。教会之所以不会仅仅因为社会功能被替代而失去意义，是因为它面对的不是固定任务，而是一种不断再生的动力：人类共同生活持续生成未决差异。每一代都继承上一代写下的环境，却又遭遇上一代没有见过的条件；每一次新条件都会让一部分旧秩序失配；失配显露出来以后，必须有人判断它究竟是什么；判断进入行动以后，又会写成下一代的环境。

7 核心新命题：教会是“未决差异”的跨代承接场

到这里，可以提出本章的承重判断：教会仍有存在意义，是因为人类世界无法消灭“未决差异”，而现代制度越专业化，越容易把未决差异拆散给不同部门，却缺少一个共同体把差异从显露、判断一直承接到跨代环境回写。

所谓“未决差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同意见，也不是为了多元而多元。它有三个条件。第一，它确实与现有秩序发生不相容，而不是单纯偏好差异；第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让它被立刻归类为应保留或应排除；第三，如何处理它会改变后来者所处的环境。一个陌生文化进入教会、一个新的技术改变人的工作和关系、一次领袖失败暴露权力结构、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群体开始说话、一个时代重新提出苦难与正义的问题——这些都可能成为未决差异。

因此教会的社会意义不是“永远替社会给答案”，而是提供一种罕见的公共能力：让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被共同承接，让判断经过时间、见证与反证，让结论转化为共同生活，并让共同生活留下可以被下一代重新审查的痕迹。这里的关键词不是“包容一切”，而是“承接到足以辨认”。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教会不能被纯粹的内容平台替代。平台可以提供海量答案，却不承担答案造成的共同生活；咨询师可以帮助一个人，却不必组织一个跨代共同体；公益机构可以解决具体需求，却不必回答其治理方式正在制造怎样的下一代环境；国家可以制定规则，却不能要求所有具体关系以悔改、饶恕、盟约、彼此担责的方式重建。教会若只是信息提供者当然可以被替代；但若它是未决差异的跨代承接场，它的不可替代性来自责任链，而不是信息垄断。

8 为什么“正确答案共同体”反而可能失去存在意义

这个新命题对教会自身产生一条尖锐反噬：一个教会越把自己理解成“已经拥有全部具体答案的共同体”，越可能消灭自己存在的动力来源。因为未决差异一进入，它就被立即归类；归类之后不再需要诊断；不诊断就不会更新行动；行动不更新，环境只会复制。最终共同体虽然保存了大量正确命题，却失去了承接现实新差异的能力。

这不是相对主义。晶体相变并不意味着任何结构都一样；临床诊断的不确定性也不意味着任何诊断都可以；生态位建构更不意味着任何环境改造都健康。恰恰相反，只有承认“现在还不能确定”，才能让证据真正具有裁决力。相对主义取消裁决，教条主义提前裁决，而未决承接把裁决推迟到证据、关系和实践足以承重的时候。

因此，教会的成熟不能用“争议越少越成熟”衡量。争议少可能意味着共同体已经学会压制差异，也可能意味着成员只保留安全话题。更成熟的指标是：当真正的差异出现时，群体能否把它从人格攻击中剥离出来，分清事实、解释、价值与行动；能否允许工作判断被修订；能否在做出判断以后修改制度、资源配置和关系结构，而不是只发表一份声明。

9 三种失去意义的教会：封晶、误诊与坏遗产

1. 封晶：把历史形成的秩序误当成永恒形状

第一种失去意义的方式可以称为“封晶”。它把某个时代形成的礼仪、组织、语言、领导结构或宣教方式当成信仰本身的永久晶格。新处境出现时，任何不适配都被解释为新处境的错误，而不是旧结构与新条件之间的冲突。结果是对称性被强行维持，真实的相变被压制。教会表面上非常稳定，实际上稳定靠的是把所有缺陷定义成敌人。

2. 误诊：把先验信念变成不可更新的最终诊断

第二种是“误诊”。群体对成员、社会、青年、文化或政治事件形成一个初始解释后，所有后续证据都只被允许支持这个解释。离开者都是“爱世界”，受伤者都是“不饶恕”，质疑者都是“悖逆”，失败的项目都是“属灵争战”。此时信仰语言不再帮助辨认现实，而变成保护旧诊断免受证据影响的盔甲。

3. 坏遗产：每一代都把未处理的问题写进下一代环境

第三种是“坏遗产”。某一代没有处理权力滥用，就把沉默文化留给下一代；没有处理财务不透明，就把猜疑当成组织常态；没有处理代际冲突，就把青年离开当成自然现象；没有处理领袖不可问责，就把“忠心”定义成不提问题。坏遗产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后来者会把继承来的环境误以为“教会本来就是这样”。

三种病理并不是三个独立问题，而是同一个循环的三处断裂：封晶阻断异差显露，误诊阻断判断更新，坏遗产阻断环境回写。它们共同解释为什么有些教会仍然存在，却越来越难说明自己为何值得存在。组织寿命不是存在意义；真正的存在意义来自循环仍然能够处理现实的新差异。

10 教会意义的三个不可替代任务

任务一：保存“异常有发言权”的空间

晶体学提醒我们，缺陷可能是相变历史和新性质的入口。对应到教会，不是把任何异议神圣化，而是保证异常在被判定之前可以被看见。弱者的经验、少数者的观察、失败项目的数据、离开者的理由、儿童和新信徒的不理解，都应该能进入共同辨认。若一个组织只允许成功经验进入报告，它就失去了检测相变的传感器。

任务二：保存“判断可以悔改”的程序

临床诊断学提醒我们，好的判断必须允许后验更新。教会特别需要把“悔改”从个人道德层扩展到共同体认知层：我们可能真诚，却判断错；可能持守真理，却把真理错误地套在某个人身上；可能有正确目标，却选择了错误解释。共同体应当拥有明确的更正机制：谁可以提交反证，谁负责复核，何种事实足以改变工作判断，更正之后如何修复受影响的人。

任务三：保存“我们正在制造下一代环境”的意识

生态遗产提醒我们，每一代都在写环境。教会的每次会议、任命、冲突处理、财务决策和对陌生人的态度，都在制造后来者的先验。一个孩子十年后是否敢坦白失败，可能取决于今天成年人怎样处理某位同工的失败；下一代是否把宣教理解为控制，可能取决于今天如何对待跨文化对象；未来的领袖是否愿意被问责，可能取决于今天是否允许普通成员提出真实问题。

11 一个新的动力量纲：未决差异承接率 UDC

为了让本章的主张不只停留在漂亮语言，可以提出一个用于研究而非考核个人的操作性读数：未决差异承接率（Unresolved Difference Carrying Rate, UDC）。它不衡量“教会有没有争议”，而衡量真正进入共同体的重大未决事件，有多少被完整带过“显露—诊断更新—实践回写”三个阶段。

一项事件只有同时满足三条才计为完整承接：A. 异差显露：问题可以以其原本的困难形态被提出，而不是先被改写成组织熟悉的标签；B. 判断更新：至少一个初始解释因新证据而被修改、细化或撤销；C. 环境回写：新的判断改变了规则、资源流、角色关系、接纳边界、教育方式或后续决策程序中的至少一项，并且这种改变能被下一次事件调用。UDC = 完成 A+B+C 的事件数 / 纳入观察的重大未决事件数。

这不是“分数越高教会越属灵”的管理指标。它只用于检验本章的机制主张：如果教会之所以仍有意义，是因为它承担未决差异，那么一个长期只让问题显露、却从不更新判断的共同体不够；一个只会讨论、却从不改变下一轮环境的共同体也不够。

12 最低成本真跑：《使徒行传》八个转折事件

为了避免整篇文章只在概念上自治，本章用《使徒行传》中八个公开可核的转折事件进行一次最低成本试编码。这里不是把圣经当作随机样本，也不声称八个案例能证明普遍规律；目的只是检查“显露—更新—回写”这三步是否真的能区分不同事件，而不是无论什么故事都被强行判为成功。编码规则在案例之前固定，不因结果调整。

事件	经文	异差显露 A	判断更新 B	环境回写 C	试编码
希利尼寡妇供给争议	徒 6:1-7	是	是	是	完整
撒玛利亚人领受福音	徒 8:4-25	是	部分	是	部分
哥尼流与外邦人进入	徒 10-11	是	是	是	完整
安提阿跨族群共同体	徒 11:19-30	是	是	是	完整
耶路撒冷会议	徒 15:1-35	是	是	是	完整
马可引发保罗巴拿巴分开	徒 15:36-41	是	否/未显	部分	不完整
雅典陌生语境中的讲论	徒 17:16-34	是	部分	部分	部分
保罗回耶路撒冷后的冲突	徒 21-23	是	部分	否/未显	不完整

结果并不全是“成功案例”。八个事件中，四个可以较清楚地编码为完整承接，两个只能算部分，两个在文本范围内看不到完整的环境回写。这一不利结果迫使本章撤掉一个原本更强、更漂亮的说法——“真正的教会总能把未决差异转化为新秩序”。《使徒行传》本身并不支持“总能”。冲突可以导致分裂，判断可以长期悬置，一次事件也可能只留下个人性的应对而没有制度性回写。

因此本章最终命题被收紧为：教会的存在意义，不在于它保证解决所有未决差异，而在于它把“承接未决差异直到可以再判断、再行动、再遗留”的能力制度化，并允许失败本身进入下一轮辨认。换句话说，教会不是未决差异的万能解算器，而是一个拒绝让重要差异在被理解之前消失的跨代共同体。

13 与八类近邻理论的划界

1. 与“教会是生态系统”划界

生态教会论强调互联、情境与生态关系，本章承认其洞见，但本章的承重变量不是生态多样性或系统韧性，而是“前一轮行动是否改变后一轮选择环境”。若一个教会很有生态多样性，却从不让重大判断改变下一代规则，它在本章意义上仍可能缺乏承接。

2. 与“韧性共同体”划界

韧性理论常问系统受冲击后能否保持功能或进入新稳定态；本章问的是，冲击中暴露出来的未决差异是否改变了群体的判断路径并写入后续环境。一个组织可以很有韧性地恢复原状，而恰恰因为恢复得太成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3. 与“学习型组织”划界

学习型组织强调反馈、反思和适应。本章新增的不是“要学习”，而是明确三种不同的改变必须连成轮次：显露状态变、判断路径变、环境条件变。若只发生知识更新而没有环境回写，下一代仍会遇到同样的结构。

4. 与“实践共同体”划界

实践共同体强调共同参与中形成身份与知识；本章关心的是实践共同体往往也会形成强先验，怎样让不适配的新显露获得改变共同体本身的权力。承接的对象不是已经被共同体认可的实践，而是尚未被共同体正确分类的差异。

5. 与“传统/记忆共同体”划界

教会常被理解为记忆耶稣、保存经文与礼仪的共同体。本章并不削弱记忆，而是提出记忆的另一面：传统不仅传内容，也传环境。若记忆只保证过去被复述，却不能让过去的信仰资源重新诊断今天的未决差异，记忆会变成封晶。

6. 与“先知性教会”划界

先知性常被理解为对社会发出批判。本章则要求先知性也接受诊断约束：批判本身可能误诊。未决承接意味着共同体既敢指出不相容，也允许自己的解释被事实修订。

7. 与“医院/治疗共同体”划界

医院隐喻强调医治，本章借用的不是治疗，而是诊断推理中的可修订性。教会并不拥有医学意义上的专业诊断权，也不应把属灵判断越界成临床判断。这里的跨学科借用只用于共同体如何处理证据与不确定性的结构。

8. 与niche construction 神学应用”划界

近年的宗教与科学研究已经开始把 niche construction 用于神学和人类能动性讨论，因此“人会建构宗教生态位”本身不能作为本章创新点。本章的分离线在于：生态遗产只是三条动力中的第三条；核心命题必须同时经过晶体相变的异差显露和临床诊断的判断更新。去掉前两条，本章会退化成一般生态位建构；去掉第三条，又只剩当代问题解决而没有跨代意义。

14 两个反向约束：这套新判断不能给教会无限扩权

约束一：承接未决差异不等于教会有权处理一切专业问题

一个概念越有解释力，越容易被滥用。若说教会承接未决差异，很容易滑成“所有心理、医学、法律、政治、家庭和科学问题都要由教会最终裁决”。这与本章恰好相反。临床诊断学本身要求证据边界和专业能力边界。一个忠于未决承接的教会，首先应知道哪些问题必须转介专业系统。承接可以意味着陪伴一个人进入专业治疗，而不是用属灵语言取代诊断。

约束二：环境回写不等于把下一代塑造成上一代的复制品

生态遗产也可能是坏遗产。教会若把“影响下一代”理解为最大化控制，就把回写变成殖民。真正的回写必须保留下一代重新辨认的能力。上一代可以建设诚实、问责、记忆和共同实践的环境，却不能预先决定下一代面对所有新处境时只能得出上一代的答案。否则所谓传承只是封晶的跨代化。

15 对当代教会的五个可操作预测

如果“未决差异驱动”是真的，它应该产生比一般“教会要有爱、要学习、要更新”更具体的预测。第一，长期高压抑差异的教会，会表现为表面冲突少但离开后叙事高度丰富；第二，能够公开更正重大判断的教会，比从不承认误判的教会更可能保留跨代信任；第三，重大冲突若只处理个人而不改变环境条件，同类冲突会在下一代以不同人物重复；第四，允许边缘经验进入共同辨认的教会，早期会显得更“乱”，但长期更可能提前发现结构性失配；第五，一个教会如果停止把新判断写进制度、资源与关系，它的讲道即便持续更新，也会出现“话语更新—环境不动”的断裂。

这些预测都允许反证。若未来比较研究显示：那些从不公开修订判断、从不改变制度环境、只靠固定解释处理新问题的教会，反而在代际信任、陌生者进入、错误修复和复杂事件应对上长期更好，那么本章的机制必须被削弱甚至撤回。

16 为什么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意义不是更小，而可能更大

人工智能会进一步削弱“教会作为答案仓库”的必要性。查经资料、语言分析、历史背景、神学观点比较、祷告文本甚至个性化灵修建议，都越来越容易获得。如果教会主要价值是“提供宗教信息”，其边际优势会持续下降。但人工智能越擅长答案生成，越凸显另一个缺口：谁承担答案进入共同生活后的后果？

模型可以提出十种解释，却不必为其中一种解释伤害某个具体成员而悔改；它可以给出组织建议，却不继承这项建议五年后形成的权力环境；它可以模拟同理心，却不和一个家庭共同度过十年；它可以识别异常，却没有一个跨代身体来承接异常。信息时代最稀缺的可能不再是答案，而是“愿意让判断承担历史”的共同体。

因此，未来教会真正需要保护的并不是知识垄断，而是责任连续性：谁说了什么、为何这样判断、后来什么证据改变了判断、共同体因此怎样修改实践、修改后的环境对后来者产生什么后果。这样的责任链是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却不能自动替代的。

17 神学收束：教会存在的意义，不在逃离世界，而在让世界的未决之处被带进更新

从基督教自身语言看，教会从来不是因为世界已经被解决才出现。相反，它产生在一个“已经—尚未”的张力中：应许已经进入历史，完成却尚未显尽；真理已经被见证，人仍然会误解；新人已经被召聚，旧人的结构仍然反复出现；和好已经被宣告，现实关系仍需要一次次修复。这样的信仰结构天然包含未决性。

因此“未决差异”不是要用外部科学替代神学，而是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长期被成功主义遮蔽的教会事实：教会不是完成品的陈列馆，而是应许进入未完成现实之后形成的共同体。它的存在并不证明成员已经更好，而是表明有一群人愿意让现实中最难被旧秩序吸收的差异，进入悔改、辨认、行动与传承。

这也让“圣洁”获得一个更严格的解释。圣洁不是没有缺陷的晶格，而是在约束冲突中仍朝向真实；不是从不误诊，而是在新证据面前愿意更正；不是只把正确答案交给下一代，而是给下一代留下一个更能说真话、更能修复错误、更能重新辨认的环境。

18 这套动力如何重新理解“宣教”

如果教会存在意义来自未决差异驱动，那么宣教就不应被理解成“把已经完成的答案搬运到尚未拥有答案的人群”。搬运当然包含必要的见证，但若只有搬运，宣教对象永远只是被填补的空白，教会自身不会因为相遇而发生任何诊断更新。真正的跨文化相遇却几乎必然暴露旧秩序与新条件之间的不相容：语言里的同一个词在另一文化中可能承担不同经验，权威、家庭、羞耻、个人、共同体、时间、财富、死亡与祖先都可能拥有不同的意义结构。

在“未决差异驱动”的框架下，宣教首先制造一个晶体学意义上的应力场：原先在本章化中稳定的表达与制度，在另一个条件场中不再自然。接着出现临床诊断学意义上的重新判断：对方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回应，到底是对方拒绝福音，还是我们把文化包装误当成福音本身？最后才进入生态位建构意义上的环境回写：一次跨文化相遇若真实发生，它会反过来改变差派教会的话语、资源分配、权力观和下一代对“世界”的想象。

这给宣教提出一个可裁决问题：多年宣教之后，差派教会本身有没有留下可观察的环境变化？若所有改变都只发生在“被宣教者”一侧，而差派者的组织结构、神学词汇、资源路径、领导视野和下一代教育完全不动，那么这种宣教很可能仍是一条单向输出管道。真正的福音见证当然不是把真理改成对方喜欢的样子，但真理进入新处境以后，会迫使人们区分真理与自己习惯的承载形式。

《使徒行传》中的外邦人进入就是典型例子。变化不是“外邦人终于学会像原来的犹太信徒一样”，而是外邦人的进入迫使耶路撒冷共同体重新判断边界，并把新的判断写成后来者可以继承的共同生活条件。若没有这种回写，外邦人的故事只是一场个体皈依；有了回写，它才成为教会历史的相变。

19 这套动力如何重新理解“合一”

传统讨论常把教会合一理解为减少分歧、统一立场、保持组织完整。未决差异驱动提出另一种更严格的合一观：合一不是没有差异，而是差异仍然留在同一个可共同辨认、可共同承担后果

的空间里。真正危险的不是意见不同，而是差异一出现就必须离开共同体，或者只能沉默才能留下。

晶体学中的畴告诉我们，相变后的新秩序可以在不同区域作出不同局部选择；边界的存在并不自动意味着整体失去结构。对应到教会，地方性差异、文化差异、事工差异甚至某些阶段性的判断差异未必等于背叛合一。关键在于这些差异之间是否仍存在可追溯的共同约束，是否能够通过真实事件继续彼此修正。

临床诊断进一步提醒我们，合一不能以“全体共享同一个未经检验的诊断”来制造。一个科室所有医生都同意错误诊断，不比有分歧更健康。教会中“大家都没有意见”也不能自动证明圣灵引导；有时只是组织奖惩机制让真实证据无法进入。合一的更高形式，是共同体允许事实改变既有判断，同时仍愿意彼此承担修订的成本。

生态遗产则把合一从同代扩展到跨代。今天的合一若靠压制青年、边缘者和陌生文化的经验维持，它可能把巨大的断裂留给下一代。真正的合一必须问：我们现在处理差异的方式，会不会让下一代更容易在同一身体中说真话？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今天看似和平，实际上是在透支未来。

20 这套动力如何重新理解“真理与错误”

有人可能担心：既然本章强调未决、诊断更新和环境回写，会不会最后把真理变成永远悬置？这一担忧必须正面回答。本章区分三个层次：真理本身、共同体对真理的理解、共同体把理解应用于具体事件的判断。承认后二者可修订，并不等于否认第一层；相反，正因为相信真理不是由我们的判断制造，才有理由允许事实纠正我们的判断。

临床诊断是最清楚的类比结构。疾病是否存在，不由医生的信念创造；正因为疾病有其独立现实，医生才必须允许检查结果推翻自己的初步判断。若医生把“坚持第一次诊断”视为忠于医学，他反而把自己的认知当成疾病本身。同样，教会若把“绝不修改我们的具体判断”当成忠于真理，就可能把自身解释与真理混同。

晶体学也提供边界：相变并不是任意变化，新的相仍受能量、对称性和边界条件约束。生态位建构更说明环境改造具有后果，有些改造使群体持续，有些导致自我破坏。由此本章拒绝“任何新东西都值得接纳”。未决只是裁决之前的状态，不是裁决被永久取消。承接的目的恰恰是让裁决比即时排斥或即时拥抱更有根据。

因此，一个成熟教会可以同时拥有坚定与可修订性：对核心信仰坚定，对自身理解谦卑；对真实罪恶能够命名，对复杂因果保持谨慎；对已知责任不逃避，对未知部分不假装全知。这样的共同体不是“没有立场”，而是愿意让立场承担证据。

21 为什么很多教会“活动很多却意义变弱”

一间教会可以每周拥有密集聚会、课程、培训、宣教、探访和祷告，却仍然让成员产生“我们到底为什么存在”的空洞感。未决差异驱动对此给出一个结构性解释：活动数量属于输出，存在意义来自处理现实差异的循环。如果活动只是复制已经熟悉的输入—输出关系，那么组织越忙，越可能把时间全部耗在维护既有晶格，没有余量让新的异差进入。

第一种空转叫“程序替代显露”。成员遇到真实问题后，系统迅速把他分流到一个课程：婚姻问题上婚姻课，亲子问题上亲子课，宣教冷淡上宣教课，领导力不足上领导力课。课程当然可能有用，但如果课程在听见问题以前就已经决定问题是什么，那么程序实际上替代了显露。

第二种空转叫“答案替代诊断”。讲台拥有大量正确话语，却很少追踪这些话语究竟解释了什么、没有解释什么。每一个时代问题都能迅速匹配一节经文，却没有人检查这种匹配是否遗漏了新的证据。答案越多，诊断能力反而可能越弱。

第三种空转叫“项目替代环境回写”。组织发现问题后启动一个新事工，项目结束就宣布完成，却不修改原有资源流与权力结构。比如发现青年离开，于是增加青年活动，却不改变青年参与决策的方式；发现同工疲惫，于是安排休息日，却不改变长期工作量和授权结构。项目处理表面症状，环境保持原样，于是下一轮同样问题重新出现。

因此，衡量意义不能只问“今年做了多少”，而要问“今年有哪些原本无法被旧结构吸收的真实问题进入了共同体？我们在哪些判断上被迫修订？哪些修订真正改变了下一年的生活环境？”若这三个问题长期没有答案，活动再多，也只是组织自我复制。

22 一个更严格的“教会消失条件”

一项关于存在意义的理论，必须允许自己想象“什么时候它不再成立”。否则任何结果都能被解释成支持。本章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消失条件：如果未来社会已经形成足够成熟的制度组合，能够完整承担未决差异的显露、可修订诊断、跨代环境回写，而且这些制度还能承担长期关系中的悔改、饶恕、彼此责任和共同见证，那么教会以本章所说的这一重意义确实会被替代。

注意，这个条件比“社会福利更好”“心理咨询更普及”“AI 更聪明”苛刻得多。因为它要求不同专业系统之间存在责任连续性。今天的现实常常相反：医疗系统负责症状，法律系统负责责任，学校负责知识，平台负责信息，社工负责资源，家庭负责情感，各自都可能很专业，却没有任何一个系统负责把一次未决事件的全部后果带过十年、二十年，并让后来者继续追问“我们当初为何这样判断”。

教会若有意义，就不是因为它比所有专业机构更专业，而是因为它有可能把被专业分工切开的责任重新连起来。它不替代医生，却可以陪伴病人从诊断前的恐惧走到治疗后的身份重建；不替代法院，却可以在法律裁决之后继续处理悔改、饶恕与关系边界；不替代学校，却可以让知识进入共同生活的伦理实践；不替代政府，却可以让公共事件留下共同记忆。

因此，教会的“消失条件”也反过来成为改革条件：如果教会自己把生活切成项目和部门，让每个事工只负责短期结果，没有任何人承担跨事件、跨年度、跨代的责任连续性，那么它正在主动变成一个容易被替代的机构。

23 从个体生命看：为什么人需要的不只是“得到答案”

未决差异驱动不仅解释组织，也解释个体。人的很多重大经验都具有未决性：疾病尚未确诊、婚姻尚未决定、亲人突然离世、事业失败尚不知意味着什么、信仰疑问尚无答案、过去的罪责已经承认却尚未知道如何修复。现代社会擅长给这些经验安排专业接口，却不一定提供一个共同体让意义慢慢形成。

人在重大转折中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第一时间得到一个解释，而是有人允许事件暂时保持它的重量。一个父亲失去孩子，如果共同体急于用一句“万事互相效力”结束他的哀痛，就把未决差异过早结算；一个年轻人提出神学疑问，如果立即被归为信心不足，就把诊断关掉；一个犯错的领袖如果只被快速恢复或快速驱逐，而没有把事实、责任、伤害和制度环境逐层辨认，就把环境回写机会丢掉。

教会最深的陪伴不是永远不下判断，而是知道哪些判断需要时间。哀哭可以先于解释，事实可以先于归因，承认不知道可以先于制定方案，受害者的叙述可以先于组织声誉。这样的时间结构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它让人不必为了让系统迅速恢复秩序，而牺牲真实经验。

这也是为什么礼仪、共同记忆和长期关系仍可能拥有现代服务体系难以复制的价值。它们把一次事件放进更长的时间，使判断不必在即时压力下完成。只要这种长期性不退化成拖延和压制，它就构成了承接未决差异的重要容器。

24 从公共社会看：教会最重要的不是“拥有话语权”，而是提供另一种处理差异的时间结构

公共社会往往受到两种相反压力：一边是媒体与平台要求立刻表态，另一边是机构风险管理要求尽快关闭事件。复杂问题于是被迫迅速进入“支持/反对”“忠诚/背叛”“受害/加害”“进步/保守”的二元分类。分类有时必要，但过快分类会把尚未显露完全的事实压扁。

如果教会只是复制这种速度，它的公共见证没有新增价值。它真正可能贡献的是另一种时间结构：面对重大事件，先保护事实进入；把不同层次的判断拆开；允许初步立场被修订；在结论之后继续承担关系和制度后果；多年以后仍保留更正的可能。

这种“慢”并非逃避。临床诊断中，延迟某些结论可以避免错误治疗，但该紧急处理时仍必须立即处理；晶体相变也有临界点，错过窗口会进入不可逆状态；生态环境的某些变化一旦跨过阈值便很难恢复。所以未决承接不是无限拖延，而是区分“必须马上保护什么”与“哪些解释尚需继续辨认”。

因此，教会可以在公共社会中练习一种少见的能力：行动可以先于最终解释，例如先保护伤者、先停止危险行为；但最终归因可以保持可修订。这样既避免“因为不知道全部事实所以什么都不做”，也避免“为了马上行动所以必须假装已经知道全部事实”。

25 从代际更新看：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答案，而是传递“继续辨认的能力”

传统教会常担心下一代失去信仰，于是把传承理解为把既有答案尽可能完整地复制给青年。知识传递当然重要，但生态遗产的视角提醒我们：下一代真正继承的是“答案 + 环境”。同一句教义，在一个允许诚实提问的环境和一个惩罚疑问的环境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生命效果。

因此最深的传承不只是让下一代记得“上一代怎么判断”，而是让他们知道上一代如何在事实面前修订判断、如何承认错误、如何处理冲突、如何让弱者说话、如何决定哪些传统不可放弃、哪些形式可以更新。这样的传承把辨认能力一并传下去。

若只传答案不传辨认，下一代一遇到上一代没有见过的技术、家庭形态、职业结构、社会冲突和伦理情境，就只剩两种选择：机械套用旧答案，或者整体放弃旧传统。传递辨认能力则提供第三条路：在忠于根本见证的前提下，让新差异迫使共同体重新工作。

这也是本章为何把教会意义定位于“跨代承接”。一个只有当代吸引力、却不能把更好的辨认环境留给下一代的教会，即使当下非常成功，也只完成了一半使命。真正的传承不是让下一代生活在我们替他们完成的世界，而是让他们继承一个更有能力面对尚未完成世界的共同体。

26 四个最强反对意见与回应

反对一：这些事情社区、学校、公益组织也能做，为什么一定需要教会？

回应必须承认：其中很多事情当然可以由其他组织完成，而且做得更专业。本章从未主张教会垄断陪伴、反思、制度学习或代际教育。真正的差异在“承接链条的长度和对象”上。社区项目通常围绕一类公共需求，学校围绕教育使命，医疗围绕健康，公益组织围绕特定服务；它们都可以包含长期关系，却不必把一个人的罪责、信仰、家庭、职业、死亡、公共责任与跨代记忆放在同一共同体中持续承担。教会若失去这种整全责任链，它就确实会越来越像可替代的普通组织。

反对二：强调未决，会不会让教会失去果断行动？

回应是区分“事实尚未完全确定”和“保护责任已经足够明确”。临床医学中也存在相同区别：医生可能尚未得到最终病名，却可以依据危险征象先稳定生命；教会面对伤害事件时，也可以在最终归因前先停止潜在危险、保护弱者、保存证据。未决不是不作为，而是拒绝把紧急保护错误地包装成最终解释。

反对三：教会本来就有悔改、辨别、传承，这篇文章不过是换名字。

如果本章只说“教会要悔改、要辨别、要传承”，这一批评成立。本章真正新增的是三者之间的动力顺序和反向预测：并非先有一个稳定的共同体，然后附加三项美德；而是现实中的约束不相容先逼出异差，异差使旧诊断失效，诊断更新后若不回写环境，下一轮同类问题就会以新人物重复。这个循环允许具体判伪，也解释为什么有些教会拥有大量悔改语言、辨别课程和传承项目，却仍持续重复同类伤害。

反对四：科学机制跨到教会，会不会只是高级比喻？

这一风险始终存在，所以本章给自己设置了限制：不宣称晶体、病人和生态系统“就是教会”，也不把物理定律直接搬成神学定律。三门学科只贡献三个已经被各自证据约束的动力结构；真正的教会命题必须在圣经与共同体事件中另行接受检验。只要删除任一学科后全文判断仍原封不动，说明碰撞失败；只要一个近邻概念可以一比一替换“未决差异驱动”而预测不变，也说明创新失败。

27 本章最愿意押上的三条证伪赌注

第一条赌注：若一个共同体连续多年公开保留重大异常的叙述，却从不允许这些叙述修改任何初始判断，那么成员会逐渐把“说真话”理解为无效行为，异常显露率会下降。反之，如果事实真的能改变判断，即使共同体经历更多短期争议，长期的真实信息进入率应更高。

第二条赌注：若重大冲突后的处理只包含个人道歉、惩戒或恢复，却没有任何环境回写，那么同类冲突会以新人物、新议题重复。这里的预测不是“所有重复都证明制度有错”，而是同类结构性重复率应显著高于那些把新判断写入权限、流程和资源分配的共同体。

第三条赌注：跨文化、跨代或跨阶层的新成员若持续进入，却从未改变共同体任何表达、制度或决策路径，那么至少有两种可能：要么这些新成员并未真正进入核心共同生活，要么共同体已经形成强大的同化机制。若研究反而发现这种完全不被新成员改变的共同体长期拥有更高的信任、真实参与和代际留存，本章关于“相遇必然产生一定环境回写”的主张就需要收缩。

这三条赌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把“教会存在意义”从不可证伪的赞美语改成可观察的风险判断。一个理论若只会解释成功、不能因为失败而修改，就与本章批评的“不可更新诊断”犯了同一种错误。

28 对地方教会最直接的检验：我们今年有没有被现实真正改变过？

本章最终可以压成一个非常具体的年度追问。不要先统计聚会人数、奉献、课程、受洗、宣教队次数，而先列出过去一年五到十件真正让共同体原有判断失效的事件：有哪些人、哪些失败、哪些外部变化、哪些代际经验，使我们发现原来的分类不够？如果一年下来完全列不出这样的事件，有两种可能：共同体生活异常稳定，或者新的差异根本进不来。后者尤其值得警惕。

第二步不是问“我们解决了吗”，而是问“我们改过判断吗”。有没有一次会议留下这样的记录：我们起初以为问题是 A，后来因为某个事实改成 B；我们曾经把责任放在某个人身上，后来发现流程也承担责任；我们曾经认为某种做法是忠心唯一形式，后来发现它只是特定时代的承载方式。没有这种记录的组织，通常不是从不误判，而是没有允许误判被公开。

第三步才问环境回写：判断改变之后，明年的共同生活哪里会不一样？预算有没有改变，授权有没有改变，培训有没有改变，成员提出问题的通道有没有改变，对新人的解释方式有没有改变，失败后的恢复程序有没有改变？如果所有变化都停在讲台语言，生态遗产就仍然是旧的。

这三个问题比“我们今年是否成功”更接近本章所说的存在意义。成功可以来自资源、名望、人口红利和强领导；而被现实纠正并把纠正写进未来，需要另一种能力。一个愿意被真理通过真实事件不断纠正的共同体，即使规模很小，也可能比一个庞大而不可修订的宗教机构更有存在的理由。

结论：只要世界仍会产生“旧答案容纳不了的新现实”，教会的意义就没有结束

本章最终回答“为什么教会仍然有存在的意义”时，不诉诸一个教会独占的社会功能。晶体学、临床诊断学和生态位建构共同逼出另一条路：世界持续经历约束冲突，冲突逼出异差；异差进入有限人的判断，迫使诊断更新；更新后的行动又写入环境，成为下一代的起点。下一代在新环境里继续遭遇新的不相容。人类社会由此不断产生不能被旧答案一次性结算的现实。

因此，教会的意义可以压成一句话：

教会仍然有意义，因为世界不断产生尚未被正确理解、尚未被正确安置、却会决定下一代生活环境的差异；而教会被召成为一个让这些差异不被提前消灭、能够被共同辨认、并被负责地写回未来的跨代共同体。

若有一天人类不再误判、不再制造坏遗产、不再出现旧秩序无法吸收的新处境，不再有苦难、陌生者、罪责、死亡和代际断裂，那么这种意义当然可以消失。但只要这些仍然存在，真正的问题就不是“教会还有没有意义”，而是：今天的教会是否还愿意承担那种使它有意义的工作。

方法附录：三原理碰撞的可裁决结构

本章按 Why 型三原理结构组织三门学科：晶体学锁定“内部路径与外部约束不相容推动显露变化”；临床诊断学锁定“显露与背景不相容推动判断路径变化”；生态位建构锁定“显露状态与行动路径推动环境变化”。三条变化完成后都会回写另外两项，因此不是三支静态箭头，而是轮次循环。文章的原创主张不等于任何一门学科，也不等于三门学科的共同交集，而是三条动力循环后出现的“未决差异驱动”。

可裁决分离线如下：若只要出现异常，任何组织都能自动产生本章所谓意义，则本章与一般适应理论无区别；若判断不需要被新证据修订，则临床诊断这一条多余；若判断更新不必改变下一代环境，则生态遗产这一条多余；若不存在任何旧秩序—新条件的不相容，新差异可以永远由既有分类直接吸收，则晶体学这一条多余。只有三条同时承重，本章命题才成立。

编者补节

甲 本章补入的缺席祖宗与分离线

本章的八条划界（生态教会论、韧性、学习型组织、实践共同体、记忆共同体、先知性教会、医院隐喻、生态位建构的神学应用）做得比全书任何一章都密。补入的三位不在教会论与组织理论里，而在精神分析与认识论一侧——“承接尚不能被判断的东西”这个动作，那边研究得更久。

一、比昂的“容纳”。母亲（或分析者）接住婴儿投射来的、尚不能被思考的经验，把它保存到它可以被思考为止；容纳失败则经验被排出而非被代谢。这几乎就是本章“承接未决差异直到可以辨认”的一比一祖宗，而且早了七十年。分离线在单位与终点：容纳发生在二元关系中，终点是“可被思考”；本章的承接发生在共同体层，终点是环境回写与跨代遗留。判决性差异：一次极成功的容纳可以完全不留下任何制度痕迹——痛苦被接住、被理解、然后过去了——按比昂是满分，按本章的三步（显露、判断更新、环境回写）只完成两步。因此本章的独立部分全部压在第三步上；若实证显示“被良好容纳的差异自然会产生环境回写”，本章相对比昂的增量为零。

二、济慈的“消极能力”。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神秘与疑惑之中，而不急躁地伸手去抓事实与理由。这是“不急于消灭差异”的经典表述。分离线：消极能力是个体的认知美德，本章要求把它制度化并留给下一代——本章第十四节的第二条反向约束（回写不等于让下一代复制上一代）正是这一制度化的自我限制。判决性差异：一个由高消极能力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未必具有承接能力，因为个体的忍耐不产生共同的辨认记录。

三、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与温尼科特的“抱持”（并列补入，各一句）：前者说明“过去向现在提出要求、现在暴露过去的盲点”这一双向结构在解释学里已有成熟表述，本章第六节的轮次循环须与之划界——效果历史发生在理解中，本章要求它落在环境条件上；后者说明“承接”需要一个足够可靠的环境才可能发生，这一条本章未处理，是留下的洞。

乙 与本书其余各章的分界

- 与第一章、第三章：见那两章补节乙。本章处理的是判断之前，第一章处理的是判断之后责任怎么走，第三章处理的是判断如何成为可复用规则。三章按时间前后接成一条链，本书的第四章把这条链写成统一形式。
- 与第十章（跨代托付回授）：两章都以“跨代”为承重词，是全书最需要分开的一对。分界如下：第十章的跨代对象是托付本身（从过去领受、被现实校正、交给下一代），起点在过去；本章的跨代对象是环境（这一轮的处理改变下一轮的选择压力），起点在现在。判决性差异：一个群体可以极忠实地跨代传递托付，同时把每一次未决差异都压回不表——第十章判为高回授，本章判为低承接。反之，一个不断被新处境改写环境的群体，可能根本没有从过去领受什么。两章不可互推。
- 与第十一章（可栖居差势）：本章的未决差异是认知性的（不能立即归类），第十一章的差势是规范性的（现实与福音之间有方向的落差）。一个社会可以有巨大的规范性落差而几乎没有未决差异——因为所有人都清楚什么是对的，只是不做。
- 本章在本书中的位置：本章第六节把三门学科压成三条动力式并合成轮次循环，是九章里唯一一处真正的形式化。本书第四章的统一形式即以这一节为骨架向外扩，特此标明来源。